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子不語 第十八卷

**陝西茶客** 陝西茶客某，販茶江南，歸宿閩鄉旅店。其東廂先有居者，山東二布客也。彼此晚膳畢，閉門睡矣。客夢有怪物，披髮，赤短鬚凹面，撞門入，手持鐵索，取東廂二布客鎖之。隨鎖茶客，三人共索如魚貫然，縛門外柳樹上，怪又撞入他店去。二布客鐵鏈甚緊，不能動；茶客鏈稍鬆，苦掙得脫。驚醒，以為夢也。告店主，亦不甚怖。次日五更，店主大喊，東廂二客死矣。半里外飯店中，亦死一驛夫。

### 山娘娘

臨平孫姓者新婦為魅所憑，自稱「山娘娘」，喜敷粉著豔衣，白日抱其夫作交媾穢語。其夫患之，請吳山施道士作法。方設壇，其妻笑曰：「施道士薄薄有名，敢來治我？我將使之作王道士斬妖矣！」王道士斬妖者，俗演戲笑道士之無法者也。即以手按其婦腹下，穢血噴之，法果不靈。

道士曰：「我有辟穢符在枕中。」命其徒取而張之，再坐壇作法。妻有懼色，亦坐几上，揮帚作法，彼此鬥良久。其夫見三日神擒一白猴，大五尺許，投階前，猴俯伏。道士取而擲之，屢擲屢小，縮如初生小貓。乃取入瓦罈中，封以符印，旋有黑氣從罈中出。次日投江中，婦病遂愈。

### 瓜洲公子

杭州大方伯地方，有胡姓姑嫂二人，同居一樓。清明日，嫂見瓦上有搭柳為橋者，疑是兒戲，用竿挑去之。晚間，有羽衣男子突至臥牀前，曰：「我瓜洲公子也，與汝姑嫂有緣，故折柳做鵲橋，從瓦上度來，以應清明佳節，汝何得拆去？」言畢，住房中，憑二女為祟。其家請道士念《玉皇經》解禳之。道士方至，怪以溺器擲之，經卷淋漓。道士逃去。胡翁遣老嫗五人守夜調護，則五嫗髮皆成辮，絲絲相接，非拖曳不能行。如是者月餘。

其女久有婿家，遂擇日嫁之，怪曰：「某家無緣，我不能往，在此徒挾一美，亦覺蕭索，請從此辭。」因謂胡翁曰：「我在此鬧汝久，甚愧無以為報。我有妹甚美，願贈汝為妾，未知汝肯納否？」胡請見，怪許之，命中堂垂簾觀之，果望見絕色女子。胡不覺心動，急請婚期。怪曰：「我願以汝為妹夫，而妹嫌汝老醜，心頗不肯。汝能將頤下鬚盡去之，則姻事成矣。」胡年五□餘，肥而多鬚，惑其言，一旦盡剃之，怪在空中大笑而去，妹竟不來。

### 王白齋尚書為潮鳴寺僧

余同年王白齋，少年美秀。初入學時，年才□七。偶游潮鳴寺，見影堂老僧像，不覺毛髮淅瀝，還家遂病。嗣後過寺不敢入。及探花及第時，夢老僧以線香五□四枝與之，曰：「我有三弟子：一夢麟，一錢維城，一汝也。汝將來司刑名時，當超度某案，再來歸依原位。」白齋秘而不言。後果為大司寇，壽五□四而終，卒不知所超度者何案也。

### 白天德

湖州東門外有周姓者，其妻踏青入城，染邪歸。其家請道士孫敬書誦《天蓬咒》，用拷鬼棒擊之，妖附其妻供云：「我白天德也。為崇者，我弟維德，與我無干。」孫書符喚維德至，問：「汝與周家婦何仇？」曰：「無仇。我路過，愛其美，故與結緣。方愛之，豈肯害之！」問：「汝向住何處？」曰：「附東門玄帝廟側，偷享香火已數百年。」孫曰：「東門廟是玄帝太子之宮。當時創立，原為鎮壓合郡火災，故立廟離宮東首。汝何得妄云玄帝廟耶？」妖云：「治火災當治其母，不當治其子，猶之伐木者當克其本，不克其枝。汝作道士而五行生剋之理茫然不知，尚要行法來驅我耶？」拍其肩大笑去。周氏妻亦竟無恙。

### 觸體乞恩

杭州陳以夔，善五鬼搬運法，替人圓光，頗有神效。其友孫姓者宿其家，夜半，牀下走出一白髮翁，跪而言曰：「乞致意陳先生，還我觸體，使我全屍。」孫大駭，急起，以燈照牀下，則骷髏一具存焉，方知陳驅役鬼物，皆向敗棺中取其天靈蓋來施符用咒故也。孫初勸之，陳猶隱諱；取牀下骨示之，陳乃無言，即送還原處。未幾，陳為群鬼所擊，遍身青腫死。

### 錫鏤一錠陰間准三分用

杭州龔薇垣生員，原任甘泉令龔明水之從子也。病中夢游陰府，街巷店舖，與陽間無異，惟黃沙迷漫，不見日月。見店舖中有司櫃者，故所識也，趨往問路。司櫃者笑曰：「此間無路。汝至此，尚欲何往？」再問不答。薇垣不得已，彷徨道中。

有乘四轎呵殿而來者，近視之，己之岳翁某也，趨而問焉。翁慘然曰：「此非人間，汝何至此？」薇垣方知其身已死，因自述病中原委，並問其父母壽算。岳翁曰：「此事非我所司，汝叔父明水先生現在王府教書，汝可往問。但王府尊嚴，侍衛甚眾，非重用門包不能通報。」薇垣問：「門包何物？」曰：「亦不過陽世通用之錫鏤耳。凡陽世燒錫鏤一錠，陰間准作三分用。或有破損濕爛者，僅准一二分用。」薇垣聞言，急走往王府，忘其身未帶錫鏤。

至一宮門，侍衛者如麻，見薇垣，果伸手索賄，而薇垣無以應也，但口稱「家叔明水在此教書，煩為通報」。侍衛者怒，罵曰：「一老腐頭巾在府，已甚可厭，怎禁得又添一小腐頭巾來！」揮杖擊之，一驚而醒，家人已環泣於旁。後數月，薇垣忽無故縊死。

### 雞卵擔糞

杭州清泰門外有觀音堂徐姓者，其妻為五通神所據，每朔望，至其家飲啖，有事必預為通知。妻故窮苦，佐其夫糞田。神憐之，代為擔糞。以兩空殼雞卵為桶，盛糞石許，細竹管挑之，較多於木桶盛者。而所灌田尤肥。

### 狐丹

常州武進縣有呂姓者，婦為狐所憑。化作美男子，戴唐巾，為人言休咎，有驗有不驗。來問卜者，狐或外出，則命書一箋焚之，存其灰於罈中。狐來，口吐物，紅色，如小鏡然，大不過寸許，持向罈中照灰，便能朗誦所焚之語，絲毫無誤。照畢，仍吞入腹中。或曰：此狐丹也。狐有批答，輒令婦口授之，慮其遺忘，則以手掐婦手指之中節，便能記憶。雖長篇韻語，俱能成誦，過此則依然不識字也。

有某秀才，為婦中表親，欲與狐唱酬，囑轉致狐。狐曰：「有一對，秀才能屬對，即與酬答可也：『紅白桃花映紙窗，花無二色。』」婦以告，秀才不能對，慚而退。此狐至今猶存其家，錢竹初明府為予言。

### 處州溺婦奇獄

處州鄉民陳瑞送妻還其母家，路過半塘橋，婦溲於廁，久而不返。陳往尋不得，望前村攢屋中紅裙外露，急往視之，果其妻裙也。似被人曳入棺中，露半幅於外。心疑僵屍作祟，將斧出之以救其妻。訪問棺主，有張某云：「此我家姑母棺也。姑母死時，年三□餘，其子又亡，無力營葬，久攢於此。」陳請開棺，初不許，陳哀求至再，始許之。劈開，則一白鬚男子，手持某妻之裙，而不見其妻之身。於是，陳以失生妻控官，張以失死姑控官，官不能斷，至今懸為疑獄。

### 道家有全骨法

杭州龍井初開時，商人葉姓者司其事。有倪某者，為葉擇開工日期。後□年，葉身故，倪忽暴病，有群鬼附其身，語音不一，曰：「還我骨！還我骨！」聲啾啾然，楚、越、吳、魯音皆雜有也，最後有自稱陳朝傅將軍者曰：「我助蕭摩訶南征北討，葬此千年，汝何得與葉某擅傷我骨？」家人環求曰：「此官府所命，主人力不能抗，將軍何不相諒耶？」將軍曰：「此雖公事不可違，然汝與葉某理宜將掘骨暴棺事告知官府。官府不從，便與汝無罪。今汝等並不告官，而擅將我等數□人骨混行拋擲，以致男裝女頭，

老接少腳，至今叢殘缺散，鬼如何安？」家人請用佛法解禳，將軍曰：「佛無能為，惟道家有全骨法，汝往求之。」

於是，葉家人訪有禮斗人施柳南、萬近蓬等，往而拜求，遂設壇於龍井。作法七日，見西湖神燈赫然，散滿水上，或疊高為塔，或橫排為雁字，或團聚如大車輪，或散作流螢萬點。須臾，斗母下降，霞佩瓔珞，嚴妝不可逼視。牽二囚來，即葉某與倪姓也，皆跪階前。鬼數口爭來笞擊，斗母喝曰：「此亦汝等劫數，毋庸仇怨。我命九幽使者盡提殘骨，為汝等補還可也。」少頃，羈體數口具皆有白氣縈繞，旋滾成團，其缺處皆圓滿矣。將軍長丈餘，披金甲，率群鬼拜謝斗母。葉亦解鎖，合掌膜拜而去，倪病遂愈。此事近蓬為余言。

### 批地藏王頰

兩江總督于成龍未遇時，夢至一宮殿，上書「地藏王府」四字，殿上老僧跏趺閉目。于心念：「地藏王主人間生死事，家有老僕某，願而勤，久病不起。」因長揖告訴，求為延壽。再三言，僧默然不應。于怒，直前手批其頰。老僧開眼笑，屈一指示之。醒而告人，皆云：「地藏王一指，當是延壽一紀。」已而僕病癒，果又生人間二年。

### 儒佛兩不收

杭州楊生兆南，業儒，兼通禪學。歿後一年，托夢於其妻曰：「人死必有所歸。我故儒士，司魂者送我於文昌所，帝君出題試我，我不能作，帝君不收；司魂者再送我佛菩薩處，佛出經問我，我不能解，佛又不收。徬徨陰間，無歇足之地。不得已，將以某月日投生張某家。自念我一生好佛，汝須往告張家，勿以葷乳我，免再墮落。」張故兆南友也。臨期視之，其家果生一男，盤膝而生。哭三年不止，張氏啖以葷，哭遽止，而兒遂犯驚癇之疾。此乾隆四十年事。

### 烏門山事

紹興東關有張姓者，妻病延醫，行過烏門山，遇白鬚叟相隨而行。時天已晚，覺此叟足不貼地，映夕陽無影，心疑為鬼。問其蹤跡，叟亦不諱，曰：「我非人，乃鬼也，然有求於君，非害君者。我有骸骨葬烏門山之西，被鑿石者終日鑽斲，山石就傾，我墳中朽棺業已半露，不久將墜入河中。幸君哀我，為改葬之。君前去到新橋地方，有五個溺水鬼坐而待君，我為君先往驅除之。」出懷中朱家糕與張食曰：「明日請到朱家，以朱家包糕紙為證。」張與偕行至新橋，果有黑氣五團踞橋坐。叟先往折樹枝打之，聲啾啾然，盡落於水。張到醫家，叟再拜別去。

次日，張往朱家買糕，出其紙，果朱店中招貼也，告以原委，店主人悄然曰：「君所見叟，姓莫名全章，故余戚也。渠改葬之事，何不托我而托君？想與君有緣。君命中不應死於五水鬼，故神靈命此叟為君驅除耶？」引張往烏門山，視其墓棺，離水僅尺許，乃別擇地改葬焉。

### 楊二

杭州楊二，素以拳棒為事。夏夜，坐後園假山上乘涼，見石罅中出一小頭，先露其髮，再露其面。楊大駭，持棍擊之，頭不見。次日宿樓中，聞樓下有著屐聲往來歷落，疑為賊，然心念偷兒無著屐之事。有頃，屐聲緣梯而上，則一白衣人帶甬長帽，手持四方燈籠，嘻嘻然向楊而笑。楊擊以鐵尺，白衣人墜於樓下，作怒聲曰：「好打好打！待我喚伙計來，好好收拾你！」

次日，楊召其徒告之，諸無賴嘆曰：「彼有伙計，我等亦有伙計，請護持老兄登樓打鬼。」於是治肴痛飲，各持器械登樓，鬼竟不至。雞鳴時，諸無賴各倦臥。平明起，尋楊二不見。覓之，已死於樓下竹榻上。

### 吳秉中

吳秉中，居葵巷，故予舊宅鄰也，延汪名天先生訓其子姪。月夜至館中閒談，見牆上有一老翁，長尺許，白髮銳頭，坐而效其所為。吳吃煙，叟亦吃煙；吳拱手，叟亦拱手。以為大奇，呼汪先生觀之，先生所見無異。其姪錫九往觀，無所見。是年秋，秉中與汪俱死，而錫九至今獨存。

### 土窟異獸

閩商陳某，與諸客泛海，遇颶風，飄至一山腳下，見山崖平坦可步，相率樵採。初進，路甚仄，行一二里，即覺開曠。時天色將暮，聞海風蕭颯，林鳥啁啾，不敢深入，乃歸。

次日，風更甚，舟不行，舟中人悔昨未窮其境，約再往，拉陳與偕。跡前逕行八九里，有一溪，水色澄綠，旁有土山，不甚高，穴中似有物喘息。眾懼竄走，陳恃膽力，上在樹隱身覘之。

食頃，其物出穴外，大倍水牛而形似象，頂生一角，晶瑩犀利，盤踞石上長嘯，聲裂竹木。陳驚懼幾墜，但見虎豹猿鹿各以其屬至，俯伏其下，不止千計。其物擇肥者踐之，用舌舐其腹，吸其血，百獸皆股栗不敢動。食三四獸，復曳尾入穴。客乃下，尋舊逕歸，與眾言所見，終未知山與獸何名也。

### 雞腳人

閩商楊某，世以洋販為業，言其祖於康熙中偕客出洋，遇旋風吹入海汊。其水四面高，惟中港獨低，又在海水之下。楊舟盤渦而下，人船懼無恙。

至港底，見山川草木，田疇蔬穀，一如人世，惟無廬舍。岸側有船依泊，內有數人，亦中州來者，見楊等，歡如骨肉。因言此水惟閩年月有一日獨高與海水平，舟始可歸，然只一食頃耳，稍遲則又不得上矣。其人先被颶風吹至時，亦曾有人居此港，後遇閩水得歸。彼遲不及，留此六年，皆屢遇閩而失其時，故未得去。

楊同舟客有四口人，帶有穀菜諸種，咸分土耕種。其地頗沃而收倍，且不須人灌溉，終日與前舟人款接往來，幾忘身在外也。惜無黃曆考日時，每食訖，咸登舟待水滿而已。

一日，楊與客閒步野外，望隔溪有人行近溪口，皆長丈餘，無衣，身有毛，腳如雞爪，脛如牛膝。見楊，啾啾作對語狀，音不可曉。歸與彼舟人言之，亦言來時曾於溪口見之，緣溪滿不得渡。倘其來此，吾輩寧有子遺耶？！

後六年八月，遇風水滿，與前舟人同歸。楊家有老僕曾隨行者，今已八旬餘，尚在，能道其詳。按台灣有雞爪番，常棲宿樹上，此豈其苗裔歟？

### 海和尚

潘某，老於漁業，頗饒。一日，偕同輩撒網海濱，曳之，倍覺重於常，數人並力昇之。出網，中並無魚，惟有六七小人跌坐，見人輒合掌作頂禮狀，遍身毛如獼猴，髡其頂而無髮，語言不可曉。開網縱之，皆於海面行數步而沒。土人云：「此號『海和尚』，得而臘之，可忍饑一年。」

### 一足蛇

謝大癡言：其友某在黔日，往一村，見民家多懸一物，鱗甲瑩然，已臘而乾之矣。言此去五里有山，為樵采地。山腳為往來路逕，旁有枯樹一株，極大。樹內藏一蛇，人首驢耳，耳能扇動有聲，鱗如松皮，只一足，如龍爪，吐舌甚長，躍行迅疾。近人輒以口噴毒氣，令人迷仆，然後以舌入人鼻，吸血飲之。村人募丐者，予以金，除其患，無有應者。

逾年，有二丐應命，索重酬，眾為釀金如其數。其人取唾涎厚塗其身，裸而誘之。蛇果至，則急趨道旁田內。蛇追及之，陷於泥中，不能動。然後二丐躍起，以長竿扎刀盡力斲之，斷其首，乃死。村民家有被其害者，爭分其肉。

### 方蚌

有人在閩出海口樵採，至一山，見山澗內悉臥方蚌：大者丈許，小者亦長數尺，礪礪重疊，以千百計。其人驚，方欲去，忽一蚌開口，其殼內有藍面人，如夜叉狀，臥其中。見人，手足皆動，作攫拿勢，欲起而不得脫，蓋其軀生殼上，即借蚌殼為背，故不能脫殼而出。少頃，眾蚌悉張口，皆有夜叉如前狀，其人倉皇急竄，聞背後剝剝有聲，眾蚌皆旋滾隨之。及舟，舟中人斲以巨斧，

獲其一，並殼俱碎，夜叉亦死。帶歸示人，俱無知者。

### 山和尚

有李姓者客中州，遇大水，登山避之。水勢驟漲，其人更上山頂。時已暮，見矮草屋，乃山民耕在夜巡者所居，內悉藉以草，旁置一竹榻，其人宿焉。中夜，聞踏水聲，視之，見一黑短胖和尚游水面將至。其人大呼，此怪稍卻，少頃又前。其人窘急，取槲大擊。山民都集，怪遂去，終夜不復至。次日水退，詢山人，云：「山和尚也，欺人孤弱，便食人腦。」

### 贈紙灰

杭州捕快某，偕其子緝賊，每過夜子不歸。其父心疑，遣徒伺之。見其子在荒草中談笑，少頃，走至攢屋內，解下衣，抱一朽棺作交媾狀。其徒大呼，其子驚起，不得已，繫褲帶隨其徒歸，然精猶淋漓不止。撫其陽，冷如冰雪，直至小腹。其母問之，曰：「兒某夜乞火小屋，見美婦人挑我，與我有終身之計，以故成婚月餘，且贈我白銀五兩。」母罵曰：「鬼安得有銀？」少年取懷中包擲几上，鏗然有聲，視之，紙灰也。訪諸鄰人，云：「攢屋中乃一新死孀婦。」

### 湯翰林

錢塘湯翰林其五，未遇時，應試貢院，僦屋而居，苦其狹小。見旁有大宅，封鎖甚固，杳無人居。訪之鄰人，云：「此杭州太守柴公屋也，有惡鬼作祟，以故無人承買。」湯素有膽，曰：「借居可乎？」鄰人笑其狂，亦無阻者。湯遂開鎖啟門入，見樓上有二桌四椅，樓西有竹箱。雖久無人居，而塵埃不積。湯心喜，即挈行李登樓，手一壺一棍，秉燭讀書。

至三鼓，陰風起於窗外，燈燄縮小，有披髮女子赤身噴血而進。湯揮以棍，女惘然曰：「貴人在此，妾誤矣。」仍從窗出。湯喜鬼已出，將解衣安寢。忽樓西廂內簌簌有聲，視之，則此女從西廂出，手持裙襖藍色衣並梳篦等物，若將膏沐者。湯愈無恐，且飲且讀書。

有頃，女子梳妝畢，著豔衣。冉冉至前跪訴曰：「妾負奇冤，非公不能為我白者。妾姓朱，名筆花，杭州柴太守妾也。正妻妒而狡，知太守愛妾，不敢加害。值妾產子時，賄收生婆於落胎後將生桐油塗我產宮，潰爛而亡。妾兒名某，正妻取以為子，至今雖長成，並不知為妾之子。□年後，君為湖北主考，子當出公門下，公須以妾冤告之。妾屍猶埋此樓之東牆井邊，有八角磚為記，可命其來此改葬生母。」並指竹箱曰：「此皆妾藏首飾奩具處也。妾亡時，太守哀痛之至，臨去吩咐家人，勿持我箱還家，恐觸目心傷故也。後有來竊取者，妾以陰風喝退之，今此中尚存三百金，可以奉贈。」湯為慘然，唯唯而已，後一如其言。樓上怪從此絕，而屋亦轉售。

### 黑苗洞

湖南房縣，在萬山之中。西北八百里，皆叢山怪嶺，苗洞以千數，無人敢入。有採樵者誤入洞內，迷路不能出，見數黑人渾身生毛，語兜離似鳥，以草結巢，棲於樹巔。見樵人，喜，以藤縛其手足，掛於樹梢。樵者自分死矣。

俄而，一老嫗從他巢中來，白髮高穎，略似人形，言語猶作楚聲，謂樵者曰：「汝何誤入此洞耶？我亦房縣城中人。康熙某年年荒，乞食迷入此洞。諸黑苗初欲食我，後摸我下體，知為女，遂留居巢中為妻。」指二黑毛人曰：「此我兒也，尚聽我說話，我當救汝。」樵人感謝。老嫗騰身上樹，親解其縛，袖中出粟棗數枚曰：「為汝療饑。」隨向二黑毛人耳語良久，語啾啾莫辨，手樹枝一條，縛布巾於上曰：「有爾等同類欲害我鄉鄰者，以此示之，俾知我意。」

二毛人送樵人，行三日許，才得原路歸。路上人皆曰：「此黑苗洞也，迷入者都被其啖，從無歸者。」

### 空中扯辮

蕪湖江口巡司衙門弓兵趙信，年三□餘，尚未娶妻。忽一日往野廟中，留連笑語，不肯歸家。人問之，則曰：「吾贅於某氏矣。」極誇其妻之美、家之富。次日又往，嬉笑如常。人與同行，毫無所見，知為鬼所弄，乃囑其父母苦禁之，閉門而通飲食焉。趙在房呼曰：「我來我來，勿扯我辮！」

家人在窗眼中密窺之，見其頭上辮髮直豎空中，似有人提之者，於是防範愈嚴。三日後，聲響寂然。開戶視之，竟以辮髮自縊牀欄杆上。

### 蓬頭鬼

涇縣于道士能白日視鬼。常往城中趙氏家飲酒，密語主人曰：「君家西樓夾牆內有鬼蓬頭走出，東窺西探，狀如竊賊，必是冤讎有所擒捉，但未知應在府中何人？」主人曰：「何以驗之？」道士曰：「我明日早來，看鬼藏何處，即便告君。君可喚家人一一走過，看鬼作何形狀，便見分曉。」主人以為然。

次日，道士來曰：「鬼在西廳案桌腳下。」主人召集家丁往來桌前，鬼皆不理；其女六姑娘過，鬼向之大笑。道士曰：「此其是矣，然且勿通知令愛，慮其驚怖也。」主人問：「可禳解否？」曰：「此生前孽，無可禳也。」自後聞拋磚擲瓦之聲，月餘不絕。俄而，六姑娘以產亡，家果平靜。

### 借絲綿入殮

蕪湖趙明府必恭，宰湖南衡陽，傷寒病劇，氣已絕矣。家人棺殮綿絮無一不周，因其心口尚溫，故爾未殮。

趙夢行黃沙中，茫茫然不見天日。過一小河，天漸開朗，有廟題曰「準提觀音庵」。走入，見老僧跌坐，煮麵甚香，覺腹中饑，向僧乞食。僧喝曰：「汝何必在此乞食？可作速還家，家中有麵等汝！」趙踉蹌走出，遇鄉鄰吳某，拱手謝曰：「蒙君見惠，使我體暖。」

趙不解所云，驚而醒，果聞素麵如庵中之香。蓋家人守尸，鎮日不飯，故煮麵充饑，趙即索食。家人曰：「老爺病月餘，湯水不沾，何能吃麵耶？」趙必欲取食，家人無如何，與一甌，竟飲啖如常，而病亦愈。心中想吳某謝暖之說，亂夢無徵，絕不向家人言及。

後二年，趙眷屬還蕪，將昔年作殮之綿裝箱帶歸。適吳某死，當盛夏，無處買綿，其家殮時來借絲綿，乃即與之。又三年，趙罷官歸，偶與家人談及前事，方知千里之外，兩年之前，此綿應歸吳用，生魂早來謝矣。

### 洞庭君留船

凡洞庭湖載貨之船，卸貨後，每年必有一整齊精潔之船，千夫拉曳不動。舟人皆知之，曰：「此洞庭君所留也。」便聽其所之，不復裝貨。舵工水手，俱往別船生活。至夜，則神燈炫赫，出入波浪中；清晨，仍歸原泊之處。年年船隻輪換當差，從無專累一家者，亦從無撞折損傷者。

### 纜將軍失勢

鄱陽湖登舟遇風，常有黑纜如龍撲舟而來，舟必損傷，號「纜將軍」，年年致祭。雍正□年，大旱，湖水乾處，有朽纜橫臥沙上。農人斲而燒之，涎盡血出。從此，纜將軍不復作祟，而舵工亦不復致祭矣。

### 吳二姑娘

全椒金棕亭進士，寓揚州馬氏玲瓏山館。孫某，年□七，文學頗佳，相隨讀書，祖孫隔房而寢。夜間懽呼聲，以為魘也，起視喚之，孫即醒悟。棕亭還臥已房。未幾又魘，棕亭再往，其孫業已起坐牀上，對棕亭，以兩手向上，曰：「請屈一指。」則一指彎。曰：「請屈五指。」則五指彎。自後或叉手，或拱手，作態萬狀。棕亭呵之，泣求還家見母，乃呼轎送歸。

病者自取衣冠靴帶著之，請祖父母上坐，拜別曰：「兒即登仙去矣。」舉家惶惑，莫知所為。日午，神氣稍定，私拉乃祖耳語曰：「無他，一小狐狸聞我耳。」語畢，瞽亂如初。自稱：「吳二姑娘與我前世有緣。」或云：「妹子吳三姑娘也來了。姊妹二人要同嫁我。」隨作淫穢語，令人難聞。拉棕亭向前，呵氣一口，其冷如冰，從鼻管直到丹田，毛髮皆噤。

鎮江蔣春農中翰贈天師符一張，方欲張掛，而病者遽來搶奪，幸係綾本，爪招不傷。棕亭張符向之，又被吹冷氣一口，符飛窗外，綾竟碎裂。棕亭不得已，求禱城隍廟、關帝廟。數日，忽病者呼：「接駕接駕，伏魔大帝至矣。」

棕亭悚然，率家人齊跪。病者呼棕亭名罵曰：「金兆燕，汝身為進士，而脫帽露頂，不穿公服迎我，有是理乎！」棕亭叩頭謝罪。少頃，復呼：「接駕，接駕，孔聖人至矣。」棕亭又叩頭迎接。文、武二聖，相與共語，嚙嚙不可辨，皆在病者口中作山東、山西兩處人口腔，如是者自午及申。舉家長跪哀求，不敢起立，腿腳皆腫。病者厲聲曰：「妖魔已斬，封爾孫為上真諸侯，吾當去也！」棕亭叩送畢，進病者粥。病者向空招手曰：「吃粥！吃粥！」狂言如故。棕亭大悟，文、武二聖，皆妖冒充。責病者曰：「我年逾六□，從未受人欺哄，今乃為汝擲掬耶！」病者縮首內向掩口而笑，作得意狀，顛狂月餘。

有林道士者來，言拜斗可以禳遣。棕亭於是設壇齋醮，終日誦經。如是七日，病者神氣漸清，乃急為完姻，入贅岳家，妖果不至。此乾隆四□七年三月間事，棕亭先生親為余言。

### 石獅求救命

廣東潮州府東門外，每行人過，聞喚救命聲。察之，四面無人，聲從地下出。疑是死人更活，持鋤掘之。下土三尺許，有石獅子被蟒圍其頸，眾大駭，即擊殺蟒，而扛石獅於廟中。土人有所祈禱，靈驗異常。或不敬信，登時降禍。自此香火大盛。

太守方公聞之，以為妖異，將毀其廟，民眾噍噍，幾激成變。太守不得已，詭言迎石獅入城，將別為立廟，眾方應允。昇至演武場，鎚碎石獅，投之河中，了無他異。太守方公名應元，湖南巴陵人。

余按晉元康中，吳郡懷瑤家地下聞吠聲，掘之，得二犬。長老云：「此名犀犬，得者其家富昌。」事載《異苑》。

### 早魃

乾隆二□六年，京師大旱。有健步張貴為某都統遞公文至良鄉，漏下出城，行至無人處，忽黑風捲起，吹滅其燭，因避雨郵亭。有女子持燈來，年可□七八，貌殊美，招至其家，飲以茶，為縛其馬於柱，願與同宿。健步喜出望外，綢繆達旦。雞鳴時，女披衣起，留之不可，健步體疲，乃復酣寢。夢中覺露寒其鼻，草刺其口。天色微明，方知身臥荒塚間，大驚牽馬，馬縛在樹上，所投文書，已誤期限五□刻。

官司行查至本都統，慮有捺攔情弊，都統命佐領嚴訊，健步具道所以。都統命訪其墳，知為張姓女子，未嫁與人通姦，事發，羞忿自縊，往往魘崇路人。

或曰：「此早魃也。獠形披髮一足行者，為獸魃；縊死屍僵出迷人者，為鬼魃。獲而焚之，足以致雨。」乃奏明啟棺，果一女僵屍，貌如生，遍體生白毛。焚之，次日大雨。

### 蠍怪

佟明府宰芮城，有鄉民夏間袒背坐石上，持麵一碗，食未畢，忽大呼仆地而絕。眾人視之，背正中有洞，深數寸，黑氣泉湧，不知何疾也。具呈報官，疑為賣麵人所毒。佟公往驗，見所坐石旁有罅，黑血流入罅中，其下若有呼嘯聲，乃命掘石。下三尺許，石穴中有蠍，如鵝大，方仰首飲血，尾彎環作金色。鄉民爭持犁鋤擊之，蠍死而尾不損。以驗死者之背，傷痕宛然，乃以蠍尾貯庫。至今猶存。

### 蛇王

楚地有蛇王者，狀類帝江，無耳目爪鼻，但有口；其形方如肉櫃，渾渾而行，所過處草木盡枯；以口作吸吞狀，則巨蟒惡蛇盡為舌底之水，而肉櫃愈覺膨然大矣。

有常州葉某者，兄弟二人，游巴陵道上，見群蛇如風而趨，若有所避。已而腥風愈甚，二人怖，避樹上。少頃，見肉櫃正方，如蝟而無刺，身不甚大，從東方來。其弟挾矢射之，正中櫃面，櫃如不知，負矢而行。射者下樹，將近此物之身，欲再射之。拔其矢，而身已仆矣，良久不起。乃兄下樹視之，屍化為黑水。洞庭有老漁者曰：「我能擒蛇王。」眾大駭，問之，曰：「作百餘個麵饅頭，用長竿鐵叉叉之送當其口。彼略吸，則去之而易新者，如是數□次。其初饅頭霉爛如泥，已而黑，已而黃，已而微靛。伺饅頭之色白如故，而後眾人圍而殺之，如豚犬耳，不能噬人。」眾試之，果如其言。

### 顏淵為先師判獄

杭州張紘秀才，夏月痢死，家貧無棺，從其叔乞助。叔居海寧，往返五日而紘蘇，言至天帝所聽讞，已入死案。既而曰：「諸生也。」遣一官押至學宮。請二先師出曰：「是人已有成案，然必得二師決之。」一師曰：「罪輕而情重，當死。」一師曰：「雖然，事尚可矜，渠非首謀，姑與減等，五年後改行則已。其父官嶺南，有功德於民，姑押令見渠父。」命原押官押至嶺南名宦祠見其父。父大呼曰：「非吾子也！」拒而不見。母夫人從室旁出泣曰：「父不汝子矣！汝當速歸改過。但汝死久，恐屍壞，可歸則歸，否則仍返帝所，自有處分。萬勿借他人屍也！」遣鬼僕同至家，覘家人肯認否。及至家，見屍尚橫臥未壞，旁有一燈一飯，押者推紘仆屍上，屍遽動，妻子哭而驚視之，鬼僕呼曰：「認矣，可以報主母矣！」遂去。紘已活，人爭問紘隱事，紘不言。後未五年，紘竟死。

其從兄名綱者，毛西河友也，告西河曰：「大清兵下杭州，潞王北去，其宮眷留匿塘西孟氏家。吾弟為王某所誘，謀出首取賞，既而悔之，不列名。後同王某出首者五人，皆暴死。吾弟死而復甦，然狡性不改，與朱道士爭一鶴，乃私竄道士名於海寇案中，竟致之死。負先師之訓，違慈母之教，宜其終不永年也。」問：「學宮先師姓名，紘曾言何人？」曰：「其一顏淵，其一子服景伯。」

### 豆腐架箸

四川茂州富戶張姓者，老年生一兒，甚愛之。每出遊，必盛為妝飾。年八歲，出觀賽會，竟不返。遍尋至某溪中，已被殺矣，裸身臥水，衣飾盡剝去。張鳴於官，兇手不得，刺史葉公身宿城隍廟求夢。夜夢城隍神開門迎葉，置酒宴之，几上豆腐一碗，架竹箸其上，旁無餘物，終席無一言。葉醒後解之，不得其故。後捕快見人持金鎖入典鋪者，獲而訊之，贓證悉合。其人姓符，方知竹架腐上，成一「符」字。

### 蔣金娥

通州興仁鎮錢氏女，年及笄，適農民顧氏為婦。病卒，忽蘇，呼曰：「此何地？我緣何到此？我乃常熟蔣撫台小姐，小字金娥。」細述蔣府中事，啼哭不止，拒其夫曰：「爾何人，敢近我？須遣人送我回常熟。」取鏡自照，大慟曰：「此人非我，我非此人！」擲鏡不復再照。

錢遣人密訪蔣府，果有小姐名金娥，病卒年月相符，遂買舟送至常熟。蔣府不信，遣家人至舟中看視。婦乍見，能呼某某名姓。一時觀者如堵。蔣府恐事涉怪誕，贈路費促令回通。婦素不識字，病後忽識字，能吟詠，舉止嫺雅，非復向時村婦樣矣。

有何義門先生之姪號權之者，向曾聘蔣府女，未娶女卒。因事來通，婦往見何，稱為姑父。與談舊事，一切皆能記憶，遂呼何為義父。何勸婦仍與原夫為婚，婦不肯，欲為尼，不果。此事在乾隆三□二年。

### 還我血

刑部獄卒楊七者，與山東偷參囚某相善。囚因事發，臨刑，以人參賂楊，又與三□金，囑其縫頭棺殮。楊竟負約，又記人血蘸饅頭可醫療疾，遂如法取血，歸奉其戚某。甫抵家，忽以兩手自扼其喉大叫：「還我血！還我銀！」其父母妻子燒紙錢延僧護救之，卒喉斷而死。